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七十二三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程　琰

謄錄監生臣沙重輪

經濟類編卷七十二

明 馮琦 馮瑗 撰

刑法類二

執法三十八則

晉文公反國李離為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讓位受祿為多

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為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殺即死君以臣為能聽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

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為人臣邪身辱而君肆行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藉汙以治人君雖不忍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

臣聞命矣遂伏劒而死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

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
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
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
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
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
士富為候奄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
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

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

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崇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一曰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内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

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為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鈇鑕刎頸而死于廷中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捃菜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于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芉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宫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宫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宫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

亡荒閲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告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

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駮于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于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丈子之室曰寡人

紉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内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芉尹文者荆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芉尹文拔劒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韔援矢於箙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

齊於軾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

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産浴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

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

漢武帝聰明能斷善用人行法無所假貸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

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待詔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

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

昭帝時北軍監御史為姦穿北門垣以為賈區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

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為士市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黄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大司馬劉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

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貰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

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光武光武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光武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

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光武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光武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強京師莫不震慄號為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順帝時蘇章為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

其姦贓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
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
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
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黄門張讓弟張朔為野王令
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
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
即殺之讓訴寃於桓帝桓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

之意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桓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桓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而膺獨持風

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登龍門

張陵字處冲官至尚書桓帝時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劒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勑羽林虎賁奪冀劒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史弼河東太守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

勑斷絶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税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乃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偽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捶撻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于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隷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崤澠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瞻護于弼弼遂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昔文王牖里閎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

晉武帝時李憙劾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

陔已亡請貶謚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爾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寀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剝百姓以謬惑朝士姦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壽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憲抗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申勑羣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憲為二代司隸朝野稱之崔洪薦雍州刺史郤詵代已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

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苟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决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晞拒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

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

苻堅以王猛為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刼盜充斥乃轉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强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

明君消除凶猾始殺一奸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畧固是夷吾子產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

唐太宗以兵部郎中戴冑忠清公直擢為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廕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冑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

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顔執法言如湧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寃獄

岷州都督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甑生後軍期李靖按之甑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甑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甑生秦府功臣寛其罪太宗曰甑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寛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

矣若甄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於舊勲未
甞忘也為此不敢赦耳
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懐義誤斫昭陵柏當除名高宗
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
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顔直諫自
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
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
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

以一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主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

中宗時雍州刺史竇從一多謟附權貴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户李元紘判歸僧寺從一大懼亟命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供奉侏儒黄⿰鬲瓜性警黠明皇常憑之以行謂之肉几寵

賜甚厚一日晚入明皇怪之對曰臣鄰入宮道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撅之墜馬故晚因下階叩頭有頃京兆奏其狀明皇即叱出付有司杖殺之

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肅宗以其善用礮敕免死以白衣詣陝郡効力中書舍人賈至上表曰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而陛下以礮石之能免其誅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甚衆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舍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

罪也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其傷不亦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悖於縣君而不於大君歟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令百官議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為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寛之則王法不行人倫道屈矣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耶陜郡雖要不急於法

德宗用法嚴百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儀之

隷人潛殺羊載以入城右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獨不為之地乎諝曰此乃吾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為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威權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憲宗憲宗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

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強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是不可得憲宗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

京兆尹柳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憲宗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憲宗曰何不奏

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憲宗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使當奏憲宗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柳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

文宗時以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

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仇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囚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京兆尹韋澳為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

橫積年租稅不入溴執而械之具奏其狀欲寘於法宣宗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臣不敢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溴歸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釋

後梁時吳張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賕徐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欲以威崇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所按

者縣令耳何至於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宗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誥謝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以是益重之

周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軍事行逢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横賦貪吏猾民為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為刺史縣令朗州民夷雜居將卒驕惰一以法治之無所寛假衆怨且懼有大將與其黨十餘人謀作亂行逢知之大會諸將於坐中擒之數曰吾惡衣

糲食正為汝曹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汝訣也立撾殺之坐上股栗

宋太宗時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既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竪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濘而踣及出濘易馬至商州已磔于市矣聞者快之

斷獄四十一則

温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季羔爲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決獄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悦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

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悦君也孔子聞之曰
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
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亦
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
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
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
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

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悦由此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毁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漢高帝讞獄詔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

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
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
傅所當比律令以聞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
為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寃郡中離文法
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為于公立生祠命
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
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隣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

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其獄以上府于公以爲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不能得于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强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

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寃我後世必有封者今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為西平侯

孟嘗字伯周㑹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吏並仗節死難嘗少脩操行仕郡為戸曹吏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懐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寃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

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詰府具陳寡婦寃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寃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

霍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乃匿為

隨者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

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記光争以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吴為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

合和朝廷皆此類也

王莽以崔篆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强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于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中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

曰郏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盖所願也遂稱疾去

明帝時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事覺英自殺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明帝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

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内别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帝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

帝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寃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牾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

幸洛陽獄録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章帝斷獄皆以冬至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

公卿以下會議魯恭議　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兹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嘘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

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王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況於衆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卒施

行

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獄魯恭上疏　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隷典司京師四

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惻隱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按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人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冗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

挺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

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寛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尸道路朝恩在寛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晁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勇義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温慈和惠以放天

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為

弘所决者退無怨情郡内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

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為郡吏辟公府永

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

别屯而輙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

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

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

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于督者謂在部曲

也今彭專軍别將有異于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

且漢制棨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後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因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

王符愛日論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植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

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勑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今冤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隣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饑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

任決斷者而類多枉由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持正而不
撓事曲則謟意以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
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
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
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
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與一縣為訟其理豈
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
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

故乃逺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甞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詞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

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隋文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有數人刼執事而謂之曰為我奏至尊自古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此法帝

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來曠告趙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怒命斬之綽固爭以為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閤綽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閤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為大理少卿不能制馭掌固使曠觸挂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二也臣本無他事而妄言

求入三也帝解顏㴱摩訶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畧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為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官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引綽斬之綽曰陛下寧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期堂解衣當斬

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所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帝晚節用法益峻御史於元日不劾武臣衣

刎之不齊者帝曰爾為御史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將作寺丞以課麥麴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左右出使或受牧宰馬鞭鸚鵡帝察知並親臨斬之帝既喜怒不恒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與陳延有隙嘗經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衆僕於氈上樗蒱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樗蒱者皆杖殺之搒陳延幾死帝遣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匿馬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

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奈何以畜産之故殺千有餘人臣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匄千餘人命帝感寤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賴有卿忠言耳於是悉逹等皆減死

唐太宗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

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

青州有謀反者州縣逮捕支黨收繫滿獄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覆按之仁師至悉脫去杻械與飲食湯沐寬慰之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大理少卿孫伏伽

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人情誰不貪生恐見徒侶得免未肯甘心深為足下憂之仁師曰凡治獄當以平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寃而不為伸邪萬一闇短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無枉濫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太宗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

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寛則寛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太宗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

陜人常德玄告刑部尚書張亮養假子五百人與術士公孫常語云名應圖讖又問術士程公頴云吾臂有龍鱗起欲舉大事可乎太宗命馬周等按其事亮辭不服

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養此輩何為正欲反耳命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罪不當死上遣長孫無忌房玄齡就獄與亮訣曰法者天下之平與公共之公自不謹與凶人往還陷入於法今將奈何公好去已丑亮與公頴俱斬西市籍滅其家歲餘刑部侍郎缺上命執政妙擇其人擬數人皆不稱旨既而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道裕為

刑部侍郎

高宗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應死高宗悅高宗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高宗怪問其故因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高宗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邪

武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

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遊擊將軍令案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輙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

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脈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僊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縣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毋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麟臺正

字陳子昂上疏以為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案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讐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

煬帝不悟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寃人吁嗟感傷和氣羣生癘疫水旱隨之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愼刑罰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使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幾覆賴武帝得壺關三老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

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御史中丞李嗣真以酷吏縱横上疏以為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恐有凶慝隂謀離間陛下君臣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寃濫何由可知况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為社

稷之禍太后不聽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
本司農卿崔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
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
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侯思止鞫
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
命譬如墜驢足絓於鐙為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
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

狄仁傑既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寃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之稱變得召見太后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皆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又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使綝奏之樂思晦男未入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

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駮之以為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殿中侍御史貴鄉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崔宣禮臣請隕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霑地

以示為人臣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

狄仁傑為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詿誤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於徳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

時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

被告者皆曰遇來俊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爲蒲州司法以寛爲治不施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𡘋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爲戰栗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

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萬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爲書有五聽之道令著三覆之奏竊見比有敕推按反者令使者得實即行斬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絶此處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寬平爲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疎而退之

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德妃父孝

諶為潤州刺史有奴妄為妖異以恐德妃母龎氏龎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為與德妃同祝詛先涕泣不自勝乃言曰龎氏所為臣子所不忍道龎氏當斬其子希瑊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寃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寢人以有功苟自强必内憂懼密伺之方熟寢

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麗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諶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

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閒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周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覩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

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右補闕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為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

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毁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二百段

玄宗時楊汪既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瑝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于都城繫表于斧言父冤狀欲之江

外殺與汪同謀者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穉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壞法不可上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于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讐何有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

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明皇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説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曏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

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皂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伷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説退謂説曰何論事之深也説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為伷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武𤍠令裴景仙坐贓五千匹事覺亡命明皇怒命集衆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贓皆乞取罪不至死又其

曾祖寂有建義大功載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仙獨存
今為承嫡宜宥其死投之荒遠其辭畧曰十代宥賢功
實宜錄一門絶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生
殺之柄人主得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今若乞取得罪
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為國惜法期
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又曰若寂勲都棄仙
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明
皇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南惡處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付京兆與御史對鞫之數日竟不得其情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溫鞫之溫入院先取二重囚訊之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皆曰苟存餘生乞紙盡答其部吏素聞溫之慘酷引入皆自誣服無敢違溫意者頃刻而獄成驗囚無榜掠之迹及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炅薦溫於林甫林甫得之大喜溫常曰若遇知已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又

有羅希奭為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歐陽詹片言折獄論　孔子説季路於人曰片言折獄者其由也歟夫子之言蓋非於季路之云也後之人不窮聖旨以為夫子美於季路任一時之見輕而折獄者有若是焉迂哉斯人也夫兩訟之謂獄獄折而有刑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不其重歟古之帝王

將刑一人循三槐歷九棘訊羣臣訊羣吏訊萬人億兆絶議然後治法徇于朝示于野昭然于衆同方棄之所示容也君莫聖于堯加有舜禹稷契佐之莫明于舜而有夔龍縉雲高陽佐之莫哲于禹莫賢于湯莫察于文武莫智于成康於時皆濟濟盈朝明明在位豈無獨見而可聴斷慎刑之道如斯不敢失明刑獄不可輕也凡至獄訟多在小人至於訟也皆欲己勝何則不勝乃罪戾隨之若然則君子時或妄訟于人未有小人而能自

訟者片之為言偏也偏言一家之詞也偏詞雖君子不信之矧非君子乎以斯折獄也小則肌膚必有朴抶之濫焉大即性命必有鈇鑕之寃焉脫夫子實謂片言可以折獄者不幾乎一言可以喪邦歟夫子之言盖輕於季路賢者審之片言不可以折獄者必然之理也

周立訴訟法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己事毋得挾

私客訴

宋太祖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厥大辟録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太宗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院于禁中以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

哲宗時文彥博之子及甫居喪于洛服除恐不得京官
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於
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
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謂寒心其謂
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為
粉侯韓嘉彥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
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陰圖不
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

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因誣言其父彥博稱摯為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梁燾字況之況猶凡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罪奏摯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爾會摯燾已卒于貶所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燾子孫于嶺南勒停巖叟諸子官職京覬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

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㫖京布由是有隙
龔夬請檢尋文及甫究問獄案牘　臣竊聞自古姦臣戕敗善類以防後患必置之死地而善人脩身無大過失欲求其罪惡之實而不可得故託以悖逆無驗之罪又慮其異時子孫訴理於朝故必欲滅族而後已此自古姦邪之常態也臣近觀前日文及甫之書究問之獄不意茲事出於聖朝使愚臣痛心疾首感憤流涕臣竊

惟宣仁聖烈皇后擁佑先帝愼擇累朝重望之臣寘之左右輔道徳彌綸朝政九年之間中外安靜此天下之所共聞也前日止緣一二姦邪嘗被黜逐遂敢欺罔朝廷成此大獄以報私仇必欲族滅無辜以快其意當是之時天地變色日月無光積陰踰時中外詾懼以至彗出四方譴告甚著先帝為之肆赦求言以荅天戒而姦臣之怨不已持之益堅由是逐臣死於瘴海家族不許生還至有一門二十餘喪者然則雖無刀鋸其實族滅

也朽骨銜冤沈魂爲癘以及於斯痛不忍言今及甫等罪上賴聖斷已行竄斥而當時祕獄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鍛鍊文致附會欺罔之人若不早行根究必慮藏匿焚滅無所歸咎則天下何以知其非先帝之本意伏望聖慈特賜睿言須管檢尋當時照證文書以止姦臣之罪以慰天下之望

徽宗時蔡京怨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綖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彊

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為緩遣侍御史沈畸御史蕭服往代畸至穐即日决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畸監信州酒税服覊管處州而縱竟竄海島

陳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彚在杭訟京有動揺東宫迹杭守蔡嶷執送京師陰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彚聞京將不

利社稷傳于道路璀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
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
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璀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
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涖鞫聞其辭失聲太息
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
所告失實流海上璀安置通州璀嘗撰尊堯集謂紹聖
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
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旣上

而商英罷璀又徙台州何執中起遷人石悈知台州欲寘璀以必死悈至執璀至庭大陳獄具將脇以死璀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悈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璀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短淺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悈慙揖璀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悈璀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擿其處心發露

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江公望論蔡王府獄　臣聞天下之理有隙則物皆可入故聖人塗隙於未開之前有迹則瑕皆可指故聖人泯迹於未形之際物可入則親者離矣瑕可指則疑者實矣在物之理雖甚疎遠者尚且如此矧闈門之內骨肉之間其可不察耶臣訪聞蔡王府吏相告有不順之語浸淫恐及蔡邸聞封府已行根治臣聞之駭汗流浹驚悸不能自持豈有極治之世太平之時迺容小人銜

私怨逞不軌謀離間陛下骨肉之親者乎象之於舜共廩浚井其逆心已明矣擁二女坐床鼓琴其逆謀已成矣舜未嘗藏怒宿怨卒封之有庳而富貴之唯恐不得象之心也至魏文帝褊忿疑忌一陳思王且不能容故有煑豆燃萁相煎何太急之語為天下後世笑豈不思兄弟天之大倫也有手足相扞之親有首尾相應之義有塤篪之和有友于之樂故孔子以不間於父母兄弟之言為孝蓋親隙不可開隙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

顯迹顯則事難磨滅陛下之得天下天下歸之也章惇嘗簾前持異議已有隙迹矣蔡王出於無心年尚幼少未達禍亂之萌故恬不以為恤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矣已顯之迹復泯矣恩意渥縟懽終不失兄弟之情與夫區區未能忘天下操以自狹者不啻相十百矣伏望陛下勿以曖昧無根之言而加諸至親骨肉之間俾陛下有魏文相煎太急之隙而忘大舜親愛之道豈治世之美事也伏望陛下密詔所司凡無根之言勿

形按牘無楚之下何求弗得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不識陛下將如何處之莫若畧治所告及放告之人粗見嫌怨情狀並流之嶺表以示天下神器非人心天命弗得非口舌强力可爭也示天倫之愛雖天下莫之奪也雖善爲間言莫之離也儻形按牘有瑕可指一入胸次終身不忘雖父子之間尚未能磨滅況兄弟乎迹不可泯隙不可塗則骨肉離矣陛下將何道以治天下也蔡王萬一蒙犯霧露之疾神考在天之神靈豈不知之

陛下將何面目見神考於太廟乎書曰克明俊徳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至徳要道足以風動天下未有不自親始者也惟陛下留意

經濟類編卷七十二